

老舍 著

XIE ZUO ZHE

写作者

读书是一种幸福，写作是一种稍少一点的幸福
——博尔赫斯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耀旭 ◎ 著

XIE ZUO ZHE

写作者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作者/耀旭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54-5880-3

I.写… II.耀… III.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738号

责任编辑:沉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西西里空气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5.875 插页:2页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0千字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散文随笔

写作者 / 003

论阅读 / 019

论女性之美 / 026

太平山记 / 036

生命之言 / 042

登高之思 / 046

2月19日之诗人生活 / 049

西行照片 / 056

我把生命安放在春天的某个角落 / 060

生死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 070

舞蹈中难以承受之重 / 073

我是赤裸的 / 076

2008 自话 / 078

照片 / 082

去花园 / 084

关于吃 / 086

碎语 / 090

大海 / 094

论养生 / 101

小记(系列随笔) / 111

辑二 小说

九楼 / 169

我的朋友老什 / 202

草垛 / 205

疤 / 207

相见时难/209

辑一 散文随笔

一、有益的写作

作为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意味着什么？一个生存在优雅的环境中，与他们的世界水乳交融的人会成为严肃的写作者吗？其实写作的严肃性最终将会拒绝很多人，甚至拒绝一个人自身。如果他不沉入到黑暗之中，用另一颗灵魂来写作，他的写作对我们这个世界必定是无益的。承认或界定一个有益的写作者是写作本身。有益，是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的准则，他的写作是有益的，在参与这个世界的建设，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准则，他的作品必须揭示我们世界的本质。在对世界的普遍迷茫中，它在澄清或净化，在批判或显露。有益的写作，在一派澄明中闪着异样的光辉。

如果不是有着文明的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人与这个世界永远是隔绝的。文明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总是通过已有的文明来认识和占有这个世界。但文明是什么呢？一个生存在现时生活中的人其实很难认清今天的文明，“文明”总在不断地被扬弃。只有最洁净和最本质的部分会被永久保存下来。

有益的写作就是要参与到这种文明的传递与构建过程中去。在最孤寂的体验中，一个有益的写作者渴望把“世界”写作出来，他渴望与我们这个世界构成一种关系，构成一种言明真相、抵达本质的关系。

如果一桩有益的写作不能很好地参与到文明——不是现时的文明——中去，那么它的有益性就应当受到怀疑。或者他只是肤浅地说了一些话，不久就会被时间所遗弃；或者他完全是虚伪的言说，他的那些语言从来没有生长在他的心中，来自他灵魂深处的角落，而只是一番信口说出的胡话。有益的写作只能加重文明的分量，增加文明的厚度和深度，而不会加入到虚伪的现时文明中去。

可是虚伪的写作者也是层出不穷的。他们使用文字的惯性写作，任凭惯性把他们带到任何空洞邪恶的地方。当他们接受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会像瘟疫一样弥漫开来，在他们生存的空气中，每呼出一口都会闻到这种空气的腐臭，他们每写出一句话都是这种思想的衍生品，他们的对抗和创新精神已被阉割。

虚伪的写作构成了现时文明的一大屏障，构成了我们生存环境中的假文明。这使有益的写作愈加珍贵，愈加难以立足。它与现时文明所形成的对抗使它显得极不合群，只有等待时间的检验，或者任凭俗世可怕的践踏而不复存在。

二、写作者与环境

真正的写作者有时候是环境造就的，有很多写作者从童年时代起就与家庭或者父亲间存在着矛盾。克尔凯郭尔从童年时代起就感到父亲在隐瞒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一种有罪的感觉在折磨着父亲，而父

亲则一直通过他的疯狂、残酷的教育把他的不可名状的痛苦传给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后来回忆说：“我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一个不幸的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和一个又一个不幸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直到处于疯狂的边缘”；“当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完全错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处于一种巨大的忧郁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多么不幸”；“一个孩子疯狂地扮演一个忧郁的老头，真可怕啊！”

不幸、斗争和反抗是任何一个写作者最初的源泉。在中国，从屈原起，就有了这种反抗的写作者的典型。李白和杜甫，苏轼和黄庭坚，一代又一代被贬抑或放逐的写作者一方面被他们的时代所压制，另一方面，也被时代和环境所造就。曹雪芹如果不是有着明末清初的没落的贵族生活的深刻体验，就不会写出伟大的《红楼梦》。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们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在与环境的对抗中体验痛苦，在对生存痛苦的最深的体验中开始写作，为一切的生存寻找本质的诗意的表现状态，这就是写作者的道路。当一个诗人说“我只是在写作中活着”的时候，他实质上是在与环境的较量中活着。

三、写作状况

最典型的有益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状况往往也是特别的。如霍桑，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进行梦幻般的写作，连吃饭也像囚犯般由家人送到房门口或者窗户上；梭罗在瓦尔登湖的与世

隔绝的环境中写作，一住经年，不问世事。类似的孤僻的写作者还有很多。卡夫卡也许是较接近常态的，他在给自己曾经爱恋过的女友费丽采的信中介绍了他的日常生活状况：“8时至下午2时20分上班，下午3时或3时30分结束午餐，接着上床睡觉，晚7时30分开窗赤裸身子做十分钟体操，再散步一小时……晚10时30分（往往到11时30分）坐下写作，根据精力、兴致和运气，写到深夜1至3时，有一次写到清晨6时，再次做体操，避免用力，擦身上床，往往心口隐痛，腹部肌肉抽搐。”

有益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时也是自我愉悦的行为。一方面写作者需要从写作中获得自身的愉悦，让灵魂在写作的体验中获得快意；另一方面，写作者必须忍受种种不幸与煎熬，让内心因为疼痛而燃烧。在焚烧中写作，使写作过程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苦刑。卡夫卡还曾说过：只有在死亡和梦幻的状态中的写作才是最好的。有一次他这样说：“写作是无限地敞开自身”，“因此写作的人总嫌周围不够寂静，因为道路漫长，又易走上歧途，甚至有时心生恐惧……我经常想，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带着文具和一盏灯呆在道道门都紧锁着的很长很长的地下室尽头的房间里。食物由别人送来，放在离我很远的地下室最外面的一道门外。我身穿睡衣，穿过地下室一道道拱门去取食物，这一路便是我唯一的一次散步，接着我返回书房，边吃边思考，随后又开始写作。倘若这样我会写出什么来呀！我会从多深的地方找出我要写的东西来呀！”

一切有益的写作者都盼望在世界的最寂静的环境中写作。但哪里是最寂静的呢？世界的嘈杂已经深入到天空和大地的每一丝空气和每一片土壤。不可多得的是寂静，因此他们所采取的逃避方式有多种：

一种是在最深的黑夜中写作。当人们都已酣睡，市声渐渐平息，相对的寂静便已到来，他们便抓紧写作。第二种方式是在苦刑中写作。就像霍桑那样把自己囚禁在房间里，或者如同梭罗，把自己放逐到荒无人烟的湖边。苦刑中的写作对世界的割舍是一次性的，它会获得静谧，获得时间，但同时却失去了对生存和对抗的体验，避免不了分裂和撕扯的痛苦，那短暂的寂静过去之后又是喧嚣。每天清晨8时以后，卡夫卡又要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样，坐在波希米亚国王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办公桌旁，需要有怎样的力量和精神，才能够同时在这两种状态下生存下去呵！

四、拒绝

保持寂静的写作状况其实就是对喧嚣、当下文明的拒绝。那些与当下文明相关的也同时被拒绝。甚至一切美好的自己无法割舍的事物也一同拒绝。

1912年8月卡夫卡在朋友家巧遇费丽采·鲍威尔小姐，从而开始了他的一场历时五年的关于恋爱与婚姻问题的艰难探索。这场探索的主题是：爱或者不爱；结婚或者不结婚；保持有益的写作或者面临被侵害的危险。1912年9月20日他又一次给费丽采致信表达了相互沟通的愿望。在此后的信中却逐渐表现得反复无常。对于卡夫卡来说，他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写作。“如果我不再写作，那我就只配躺在地上被人清扫出去。”1912年1月2日至3日他写信告诉费丽采：“最亲爱的费丽采，请理解这一点：我一旦失去写作，我也将失去你和一切。”

由于对生存的深刻感知，卡夫卡对婚姻的理解也是深入的。在致

费丽采的第一封求婚信中，他就非常直接地探讨了所谓幸福的婚姻问题：“……你似乎认为，幸福的婚姻要求在修养、知识、更高的追求和观念上的一致。依我之见，第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这是次要的，第三这样并不好也不值得期望得到……费丽采，考虑一下，婚姻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各人会失去和得到什么。我将失去我的多半是可怕的孤独并得到你，我爱你超过对所有的人。你将失去你迄今为止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几乎完全感到满意……弥补你的不容低估的损失，是你将得到一个有病、软弱、落落寡合、沉默寡言、悲伤、僵硬、几乎毫无希望的人，他的唯一的美德是爱你……”

这是卡夫卡的第一次求婚。说穿了，实际上是一次在他的潜意识中希望被拒绝的求婚。在此后的信中他一再重复着这些暗示：“对这样一种婚姻生活你会怎么说呢？一年中至少数月内下午2点半或3点从办公室回家，吃饭，躺下，睡到晚7点或8点，赶紧吃点什么，散步1小时便动手写作，写到凌晨1点或2点。这个你能忍受吗？你能这样度过秋冬吗？春天将临时你在写作间门口迎接到的是这个半死不活的人，再眼看他春夏两季为秋天而恢复元气，这样的生活有可能吗？”

由于卡夫卡内心深处对婚姻的敌视态度，他和费丽采第一次订婚失败，1917年7月他们再次订婚，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卡夫卡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对爱和婚姻采取了十分矛盾的态度：他渴望爱又拒绝爱；他害怕结婚，害怕被婚姻所束缚；害怕其神圣的写作被损害。一个时刻都在经历着内心的鞭打却不愿被打倒的人，这也正是所有的真正的写作者的写照。他一方面渴望在写作之外同时拥有一些别的生活，拥有一点安宁，拥有一点爱；但另一方面，他对于这种生活却是完全不相信的，他认为真正有益于其写作的只有孤独而

非其他：“我非常需要孤独，我成功地所做的一切只是孤独的一种结果。我害怕结合，害怕和另一个人纠缠，那样我就不会孤单了。”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而要拒绝她，写作这种巨大的力量完全是一种魔法。他迫使我们放弃所有的爱而保持唯一的忠实。最深入的写作迫使我们学会拒绝。他们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他们那个时代的陌生人，在喧嚣与骚动中保持无动于衷，保持内在的真实和纯朴。

“我害怕交往，”卡夫卡说，“结了婚你就不能再分享生活，就会发疯，随风飘荡。”

五、饥饿与激情

是目的而不是以得到为目的而写作。写作是一种耗尽生命的庄严行为。

一个饥饿的写作者在饥饿中写作，他已经饿了三天，在黑暗的屋子里写作。一位少女走进来，温柔地劝他停下手中的笔，他不理睬，继续写作。

一位少女端着美食走进来，放在他的桌前，他仍不理睬，继续写作。当美食冷却，少女离去他没有感觉到，仍在写作。

这时候第三位少女走进来，在他身旁，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裳，当她赤裸地站在那里，叫他看她一眼，他仍不理睬，继续写作。

饥饿的写作者沉浸在他的写作里，做出崇高的牺牲行为，他无法因为饥饿而放弃写作，就像司马迁没有因为苦刑而放弃写作，屈原没有因为放逐而放弃写作。

在恋爱中，卡夫卡常常不是向自己的恋人倾诉恋情，而是痛苦地

写道：“我的写作又不好，很糟糕，亲爱的”；“最亲爱的，今天我太累，对我的写作也太不满意”；“最亲爱的，如果我写不下去了，那会怎样呢？看来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在最近十个夜晚（断断续续地写作），只有一次我坚持下来了”。

如果因为饥饿而剥夺了一个写作者的生命，他是毫不可惜的；但如果要他停止写作，那比要他的命更痛苦。那些真正的写作者都是为写作而活着，为写作而存在着，在中国最残酷的文革时代，老舍、傅雷都因为被剥夺了写作及其自由而自绝。

“让我写啊！”一些无法自由写作的写作者在内心深处往往存在着这声痛苦的叫喊。在一批又一批写作者因为写作而献出其崇高的生命之后，这声叫喊却仍在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中继承下来。

是什么使写作这样令人激动令人痛苦令人迷恋呢？勇敢、冒险、有力、令人吃惊的激动，我通常只有写作时才能做到。

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弱小的人，他曾经在书信里描写过他的自卑和弱小。童年时代，在他的家乡易壮河畔一个避暑地，他因为自身的瘦小而不敢下到游泳池里；他不敢到女人中间去，在炎热中，他渴望到冰凉的水中去，而又不敢。正是这种在生活中的弱小，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使卡夫卡更为依赖写作。只有在写作中，他才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在写作中倾诉，在写作中发现，在写作中对抗，使他体验到了生命的伟大，越是有益的写作，这种激情越强烈。

写作者把他对生活的发现视为一桩乐事，在深入的写作中他会发现什么呵，那些被关闭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他时刻在自己的写作里结识那些熟悉的陌生人，“这个人是谁？一个愿意帮助的人？仅仅是一个吗？还是所有的人？”又一个世界敞开了，一个由他主宰的世

界，在自己良知的审判中被裁定了的世界，被创造出来；而且，比迫使他处处感到自己的弱小的那个世界更真实更强大。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愿意生存在由他所亲自创造出来的伟大世界里。这就是写作激情的源泉。

六、苦刑中的写作

霍桑在 1840 年写道：“我在我惯常呆着的房间里，仿佛永远呆在这里，我在这间屋子里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后来烧掉不少，因为它们理应落个付之一炬的下场。这是一间中了邪的房子，千千万万幻影盘踞其间，有些幻影已经问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呆在坟墓里，寒冷，动弹不得，浑身麻木；又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许多年来，我是这间凄冷的屋子的囚徒，为什么我不能砸破它无形的铁栅？”

“如果说我以前还能逃出的话，现在却困难万分，我的心已经蒙上尘土……说真的，我也只是一些影子……”

霍桑所居住的港口城市萨勒姆本身就是十分古老、贫困而没落的。他在这个城市住了 32 年，其中有 12 年蛰居在自己的房间里写鬼怪故事，只在傍晚时分才出来散步。他在这种囚徒般的蛰居生涯中写下了长篇小说《红字》。对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的矛盾，对个人与之所依存的庞大的世界之间的无法跨越的栅栏进行了深刻有益的探索。而他在一部题为《韦克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中，却极带寓意性地对一种自我隔绝的生活进行反思。小说的主人公韦克菲尔德是个平静、自私、自负、保守而又神秘莫测的人，喜欢幻想，但一事无成。10 月份的一个

傍晚，他突然告别了妻子，穿着靴子、大氅，戴着礼帽，拿着雨伞和衣箱，出了门。他打算在外面住一个星期，让妻子不安和惊吓。他走了，关上大门，然后又打开一条缝笑一下，却从此没有归来。几年后，妻子还记得他那最后的一笑，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韦克菲尔德绕了几圈子，到了他事先安排好的住处，坐在壁炉边舒服地笑了。他离家不远，已经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他有点害怕，在那张空荡荡的大床上，摊开双臂，一再大声说：“就睡今天一晚！”第二天，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他没有离去；他后来明白他的目的也许是想了解一星期寡妇生活对端庄的韦克菲尔德太太会产生什么影响。好奇心驱使他上了街，他喃喃地说：“我要远远地偷看我的家。”他心不在焉地走着……在自己的家附近，像一个另外的人。有一天他在街上和自己的太太交臂而过，两人面对面，瞅着对方的眼睛，人群又把他们挤散，见不到了。他逃回自己的住处，关上门，加了两道锁，扑到床上抽噎起来：“韦克菲尔德！韦克菲尔德！你发疯了啊！”

一个下午，他又来到街上，偷偷窥视着那个曾经是自己的家：透过玻璃他看到底层已升起了火炉；火焰在模制石膏的天花板上映出韦克菲尔德太太的奇形怪状的身影。下雨了，韦克菲尔德一阵寒战，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火炉，而他，却在外面淋得稀湿，这太荒唐了。在20年后的这一天，他沉重地踏上阶梯，打开门，脸上带着离开时的神秘寂寞的微笑，重又回到自己的家。

霍桑有时候诅咒自己的蛰居生活，这种把自我关闭在世界之外的生存方式无疑给他的灵魂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一旦从这种蛰居生活中解脱出来，他的写作源泉也慢慢地枯竭了。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什么行动、思想、疾病不是自愿的。”即使在离开萨勒姆后，霍